

WANGLONGFUYISHUQUANJI
瓷藝·國畫·書法·篆刻

王龍夫

藝術全集



王安維 主編

江西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隆夫藝術全集 / 王安維主編. -- 南昌: 江西美術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80-4297-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工藝美術-作品綜合集-中國-現代 IV. ①J5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80967號

出品: 浮梁王隆夫陶瓷藝術館

主編: 王安維

編委: 曹木林 王雄 劉慧兵 涂良如 江振聲 王淑凝 張春槐 汪國興 張中聞
傅芳 徐國琴 馬俊 方濤 王雷 俞瑞林 王玉清 戴濤 趙新
段立志 安祥 馬濤 王邕 王嶠 (排名不分先後)

攝影設計: 陳文杰

項目負責: 李 佳

責任編輯: 陳 軍 李 佳

責任印制: 譚 勛

全案制作: 再回樓陶瓷創意工作室

 藝術全集
WANGLONGFUYISHUQUANJI

出版發行: 江西美術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66號江美大廈(郵編: 330025)

網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

制版印刷: 雅昌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

開本: 787mm×1092mm 1/8

印張: 48

印數: 500冊

ISBN 978-7-5480-4297-6

定價: 1000.00元

本書由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 未經出版者書面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襲、復制或節錄本書的任何部分

本書法律顧問: 江西豫章律師事務所晏輝律師

贛版權登記字-06-2016-179

本書圖片知識產權歸浮梁王隆夫陶瓷藝術館所有, 如若侵權, 法律必究。

江西省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一支秃笔寫淡薄人生

一笔情怀 抒盡

五行瓷畫表塵世滄桑

一畫濃墨 重彩

王隆夫（1930.11—2015.9）江西浮梁人。又名王玄，號昌南子、漢翁。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江西省文史館館員、景德鎮畫院院長、景德鎮學院客座教授、景德鎮陶瓷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出身于“陶瓷世家”，祖父王昌彬（文宜）曾任清光緒、宣統御窑督辦，父親王庭芳（旺柏）早年畢業于上海美專。

王隆夫先生擅長粉彩古代人物畫，兼及山水，意筆花鳥。他筆下的藝術形象，多取材于歷史典故、神話傳說，着力于真情實感，以工筆兼寫意的手法塑造形象。王隆夫先生的作品融詩詞、繪畫、書法、金石于一體，取其情境神韻，筆力刀功。王隆夫先生的國畫、青花寫意花鳥立意氣勢磅礴，用筆蒼勁古拙，格調高古秀雅，風格洗練含蓄，于淡泊中見濃烈，平易中求新奇。

Wang Longfu (November 1930–September 2015) was born in Fuliang of Jiangxi province. He also styled himself Cangnanzi, Hanwen and his literary name is Wang Xuan. He was the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master, the Eigh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 of China Artist Association, Jiangxi literary and history librarian, the dean of Jingdezhen art academy, the visiting professor of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and the honorary dean of Jingdezhen Ceramic Technical College. He was born in the “ceramic family”, His grandfather Wang Cangbing was the governor of imperial kiln in the year of GuangXu and XuanTong. His father Wang Tingfang was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Fine Arts College.

Mr. Wang Longfu was specialized in ancient pastel portraits, landscapes, flowers and birds. His art imagination almost came from Chinese history allusions, myths, and legends. He focused on the true feeling of his deeply mind and pain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realistic painting and freehand brushwork. His art work built up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painting, Chinese handwriting and stone sculpture. All of art work present his high artistic attainments. His freehand brush work intended to majestic and elegant. painting style was implicit, strong and peculiar.



王隆夫先生 二零一三年攝于還經樓

我的父親王隆夫

MYFATHERWANGLONGFU

2015年9月10日，我的父親大人王隆夫因病辭世，享年八十六歲。三年前，母親大人因病辭世後，父親就鬱鬱寡歡，身體和心情大不如前，常常借酒消愁，八十多歲的老人有時一頓要喝半斤高度白酒；有時回憶起母親生前種種，說着說着，到傷心處却又默然了。那份落寞，讓我們這些做兒女的看着心痛，却又無從安慰。有一天，我到父親的創作室接他，他低着頭，一語不發，也不正面瞧我。我問他是否又想起了母親，他老淚縱橫，不停點頭。我抱着他，父子倆相擁，失聲痛哭起來。從此，我工作再忙也要騰出時間陪伴左右，不想讓老父有一絲一點落寞了。去年年初，父親因病入院，纏綿病榻大半年後，和母親大人又相聚了。父親去世的那天，正是教師節。父親是景德鎮七二一大學（景德鎮陶瓷職工大學的前身，後并入景德鎮學院）的創始人之一，從事陶瓷藝術教育數十年，在陶瓷繪畫創作之外，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奉獻給了陶瓷藝術教育事業，培養了一大批陶瓷藝術優秀人才。他關愛學生像關愛自己的孩子，總是毫無保留地傾力相教，悉心培育，他的人品、師品和畫品一樣受到大家的贊譽，這也是他引以為榮之處。愛學生、愛教育的父親偏偏在教師節這一天辭世，或許也是冥冥中的天意吧。

父親和母親大人相伴半個多世紀，勤勉一生，歷經坎坷，撫育培養了我們這個陶瓷大家庭。如今，兒孫輩都已長大成人，一大家人其樂融融，共享幸福之時，他們二老却在天國相聚了。我頓覺五內俱焚，形單影隻。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我就是一個沒有父母關心的人了。以往，父親每天下午四點多鐘，就會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裏、在幹什麼、回不回家吃飯，尤其遇上我出差在外，更是噓寒問暖，反復叮囑，生怕我冷着、累着。父親去世後，我很長一段時間緩不過勁來，每天忙完工作，我就習慣性地惦記着回家去看看父親，却突然意識到父親再也不會在家中等着我了，我再也看不到父親慈愛的面容了，再也聽不到父親諄諄的教誨了。家中小院的紫藤依舊，祇是一家人陪着父母親圍坐在紫藤花下的時光一去不復返了。冬日天寒，雨雪紛飛不止，院內葉落枝槁，倍感蕭瑟。



（父母親于日本留影 / 2010年）

我的家族世代與陶瓷結緣。如從曾祖父王昌彬先生任清代光緒、宣統年間御窑廠督辦算起的話，已綿延五代，歷經百年滄桑。從清末至民國至新中國，不論世事更迭或社會變遷，哪怕是戰亂頻仍、饑餓貧寒，我們家族世世代代都秉持着陶瓷文化的薪火，從未離棄，始終堅守。在這段家族百年史中，父親王隆夫上承祖業，下育後代，詩禮傳家，躬身力踐，將一生的才智與精力都奉獻給了陶瓷發展事業。在父親的影響推動下，陶瓷不僅成為我們家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成為我們家族的精神血脉之根。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我們家族的興衰和命運是微不足道的，是景德鎮這片沃土滋養了我們。我們是在這座古鎮千年的歷史和文化的浸潤中成長的，是受益者，更是接力者。我們有榮光輝耀，更有擔當情懷。

在國人看來，父親已是高壽，然而他猝然離世，仍然讓我內心非常難過，時時念及親恩，食不知味，夜不成眠。所幸父親的風骨與精神已流淌在這個家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承，生生不息。

我十分想念在天國的父母！

—

昌江河，是我們景德鎮人的母親河。它源自高山，水流豐沛，千百年來奔流不息，匯入鄱陽湖，流入滾滾長江。歷代窑柴順水從浮梁的上游漂浮到鎮上的三閭廟、裏泗渡，是燒制精美瓷器的主要燃料。我們家族幾代人就在這條河邊出生，在這條河邊成長，在這條河邊繁衍。這條河流起于何時，我們無法考證；奔至何時，也無法知曉。時間是歷史洪流的一杆標尺，借助這杆標尺，我們得以遠望文脉；反觀當下，找到自身在人類文明漫漫旅途中的落腳處。

據現有史料記載，“新平冶陶，始于漢世”。然而，隨着考古的不斷發現，這一歷史或將不斷前移。如果拋開狹隘的地域觀念去看，中國乃至世界制陶史是和人類的文明史同步的。火的使用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記之一，而火恰恰是制陶最重要的元素。所謂水土宜陶，火與土的結合，是原始人類在勞動生活中的無意發現，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恩賜。正是這一重要的結合，讓人類能夠擺脫完全自在無為的狀態，成長為萬物之靈，開始了漫長的文明進步之旅。

我曾多次到西安去參觀仰韶文化遺址，半坡精美生動的彩陶讓我驚嘆不已，感慨萬千。我常常想，人類由舊石器時代步入新石器時代，這一偉大的飛躍中，我們能看到的這些彩陶僅僅是一小部分物證而已，真正精彩的部分，可能已經湮滅，或是尚未被我們發現。我們至今仍無法考證，在人類文明的最初，那第一件被無意中制造出的陶器出于何時何地，形貌如何。也許，它像無數珍寶一樣，早

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無形；也許，它還默默地沉睡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等待着有緣人跨越時空與它相遇。時間消弭，空間頓無。人類歷史正是由無數這樣的傳奇交織而成，雖然這些傳奇往往被更多的塵埃所掩蓋，百年乃至千年難遇一次。



（父親于美國紐約留影 / 2014年）

我們祇要一隻腳踏進這條長河，就會成為藝術的皈依者，被馴服，被安定。無論浪花，無論礁石，無論小舟，無論巨輪，都在這條長河中存在，渾然一體。舊的自然被淹埋，或是在若乾年後被發現，重現人世，給後人許多困惑，許多驚喜。新的不斷產生，同樣讓人驚嘆，或是苦惱。然而，這條漫漫長河不去理會這些，它任由自己的性子，奔流不止；它貌不驚人，却用綿厚有力的手掌，撫平一切時間和空間的差距，向前，向前，向前……

對於家族的歷史，我同樣感到茫然。由于“文革”期間造反派對我家的光顧和洗劫，家族大量的文字史料和珍貴的文物遺失。翻閱殘存的幾頁家譜，可以看到一群曾經在家史中閃耀的星辰，有的沒有任何事迹記載，僅僅是單純留下的一個名字。也許，文字從產生之日起，就有了這種選擇的功利，史官憑藉天賦的權力增刪表述，後人祇能被動地認知，甚至于認為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才是歷史，而更為豐富生動的真實發生過的歷史却被無情地刪削。人



（父親與我攝于春天花園／2013年）

們往往忽略了，見于文字的歷史即便不是謊言，是實在的存在，却也是單薄的，它離不開那些被遺棄被忽視的篇章，那才是歷史真正厚重的土壤，是這條長河真正的源頭——一條河流由不能分離的點滴河水組成，而不僅僅是幾朵耀眼的浪花。

不過這部歷史過於厚重，從知識接受的角度來說，矚目浪花也有合理的地方。人的時間和精力畢竟有限，如果淹沒在滔滔河水中，生有涯而知無涯，豈不是也有一種沒頂的無趣？再者，這條長河歷經千年萬年，若是沒有一朵浪花翻起，那是何等的枯燥乏味，會不會它自己都厭倦了奔流，自願幹涸，甚至寧可靜默為高山大川，讓後人壓根兒不知道曾經有這麼一條河流呢？

歷史就是這麼的讓我們糾結，却又是這麼的寬厚。無論我們發現，或是遺忘；無論我們順流而上，或是連續地跨越，隨心所欲地阻隔，它都靜默無語。也許，它已經走過那麼長的歷程，我們的任何個人選擇，在它智慧的目光看來，都如同頑童的遊戲，不值得計較。我們自認為驚天動地的折騰，往高處和遠處看去，都祇是再渺小不過的浪花，在遊戲者的心裏波濤汹涌，在歷史長河中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

然而，歷史畢竟又是由無數遊戲者共同書寫的。或許他們的初衷并不是要彪炳史冊，青史留名，他們祇是隨心適意，用生命隨意在長河裏劃動，平靜的水面也就留下道道痕迹，被更多的同游者和後行者所知曉，所模擬，所闡發，所激揚。這條河流的河岸也就不經意間更加寬廣，流速也發生着變化，浪花的數量也在變化着，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二

憑藉現有的史料，我無法考證追索這座城市的先祖涉足陶瓷始于何時何人。也許，曾有很多始祖陶醉于這種火和土結合的藝術，因為這畢竟是人類文明的起源。但他們中的大多數，祇是一輩子用這種工藝謀生甚至僅僅是娛



（清代御密廠龍珠閣舊照）



（父親在海參崴看中華畫廊）

樂，他們的名字僅僅是因爲血統的關係存在于族譜之中，却淹沒于陶瓷歷史長河，不爲後人所知。歷史自有其延續性，後來者并非破空而出。家族的血脉流淌融入陶瓷文化的長河之中，在無意中朝同一方向行進。國家和時代風尚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影響着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其間有的先人以其個性和才華在激起朵朵浪花，蔓延出支流，讓家族史更爲豐富多彩。

從一般的生活角度來說，我的家族的歷史和民族的歷史一樣，是一條長河，恐怕畢我一生之力，也不能窮盡萬萬分之一的奧妙。憑以家族和陶瓷的結緣，我一方面爲身上流淌的陶瓷血液感到榮耀和自豪，另一方面，呱呱落地之日起，即在這條長河中浸泡，已經難以說清到底是哪一掬水對我影響最深。生于斯，長于斯，我已經和這條家族河流融爲一體。祇不過，頑皮和淘氣的我并不滿足于潛行，而是時不時爬上岸來，看看風景，反觀自己的投影，既陶醉于這條長河的壯闊，爲自己的這種歷史淵源感到自豪，同時又感到一種對於未來的惶恐——我們將流向何方，這條已經千年流淌的長河會不會在將來越來越窄，越來越淺，終有一天消弭無形呢？如此，我感到隨波逐流的適意，更爲這種迷失方向的放任自流而感到驚懼。我們從歷史順流而來，更有責任和義務將這條大河向未來伸展，讓更多的後人在這條長河中汲取營養，修煉技藝，成長爲

歷史的傳承人。

這樣我們就不能一味埋頭在這條長河裏扎猛子了，而是有必要沿着上游回溯，去看看歷史的風景，尋找繼續前游的啓示。同時，也不能僅僅陶醉在家族的長河裏，而是應當走出去，到更大的民族長河和世界長河裏漫游，避免成爲井底之蛙。

曾有偉人說，歷史是一串鏈條，任何人都是歷史鏈條上的一環。這種說法讓我們對歷史的節點看得更爲清晰。還有一種更確切的描述是，歷史是一條長河，我們都是融化于其中的水珠，誰也不能把自己和其他水珠分開。歷史的傳承和創新祇是後人爲了書寫的方便，做出的人爲的區分，而在真正的歷史當中，任何驚濤駭浪都不可能脫離河流，橫空而出，再大的驚濤駭浪都是千萬顆小水珠互相牽連，凝聚而成。

祇是，爲了觀察的方便，人們往往需要從運動中暫時抽離，以靜止的影像呈現。祇要我們沒有忘記這種運動的本質，暫時作一下靜觀反而能够讓我們獲得更爲深刻的生命體驗，且不至于淹埋在運動之中，對於自身和歷史都失去感知。

順着家族歷史長河，往上溯游，一個高大的身影慢慢浮現，那就是我的曾祖父王昌彬先生。歷史的因緣際會，讓曾祖父擔任了光緒、宣統年間的御窑廠督辦。據祖父說，曾祖父原來是在蘇州爲官，後由光緒皇帝的先生翁同



（父親在北京向友人介紹王昌彬先生督造的御密器）

穌的親家推薦，赴江西景德鎮任御窑督辦。御窑廠形成的歷史背景是封建專制，當時聚合了全國優秀藝人、能工巧匠，用最精美的材料和工藝相結合，打造最精美的藝術品，這種不計成本、但求精品的制作于今已經難以復制。曾祖父有幸廁身其間，這種文化的浸染對於整個家族的影響真是難以言傳。

陶瓷藝術一方面以古取勝，另一方面以精取勝。御窑廠這種官窑陶瓷的價值難以估量。大師薈萃，相互交融，這種合力和爆發力，甚至能够局部改變歷史長河的流向，將河岸一下子拓展數倍甚至數十倍，激起無數驚濤駭浪，卷起千堆雪。對於我們每一位家族成員來說，享受的不是得到多少家傳古董，而是這種文化血液的浸染。

曾祖父自己是否也曾手癢難耐，加入這支精品制作的隊伍，我們已不得而知。在那個時代，共名是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念，個人注定要被歷史沉埋，藝人手藝再高超，也祇能得到自己和知心好友的會心一笑，却不能在千年不朽的陶瓷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然而，另一種口耳相傳的歷史不會將他們忘懷，他們至今仍鮮活地存在于後人的記憶之中。曾祖父王昌彬先生善于總結能工巧匠的技巧及工藝方法，據父親回憶，他撰寫的著作《窑彩雜言》，翔實生動地記述了各種陶瓷工藝。民國時期和解放初期，“青花大王”王步先生曾多次造訪我家，從曾祖父總結記錄的御窑制瓷方法和色釉料的皇家配方中獲取古人的絕技。可惜“文革”時期，這些珍貴的文字史料都被造反派拿到造紙廠造紙去了，一些珍貴的官窑瓷器也被紅衛兵拿到水泥廠造水泥去了。

三

如果說，曾祖父對於我們家族來說是一個光輝的符號，那麼祖父王庭芳先生則是我在這條長河中漫遊的啓蒙教師。祖父王庭芳字旺柏，早年畢業于饒州府的省立窑業學校——這是景德鎮陶瓷學院的前身，中國最早也是唯一的陶瓷專業學校，繼而又就讀于上海美專。祖父喜愛美

術，能書善畫，對海派畫家風範頗有研究，早期接受了任伯年、吳昌碩等海派畫家的影響，後又研習了揚州八怪的畫風。抗日戰爭期間，祖父懷抱救國之心，一度投筆從戎，在黃浦軍校步兵分校任文職教官。祖母甘金嬌是民國時期景德鎮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她的父親甘源太是當時景德鎮最大的漆木行的大老板，祖籍江西豐城，祖母另有一個弟弟叫甘京生，姐弟倆感情非常深厚。曾外祖父對祖母寵愛有加，從小就讓她接受正規教育，因此，祖母的文化程度和藝術鑒賞力都很高，尤其是古典文學功底甚深，我小時候經常看到祖母戴着近視眼鏡，在燈下看書。她喜歡《紅樓夢》，還有張恨水的小說，也常常教我背誦唐詩宋詞。

祖父對於我的教育並不是循規蹈矩的一板一眼的灌輸，而是用他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經驗對我進行浸染。記得我年幼時，有一天，陽光將家裏一棵樹投影到牆上，爺爺就領着我去看樹影的疏密斜正、濃淡變化，然後又和其他的樹影進行比較。這種形象教育十分直觀，多年後我仍然記憶猶新，因為這是真正的藝術教育。等到我自己從事專業藝術教育後，也明白了該教給學生什麼，怎麼教。藝術教育最關鍵的是讓人獲得生命體驗，而不是脫離生命，人爲地抽象出一些教條，讓學生死背硬記，生搬硬套。

父親王隆夫（號昌南子）是在祖父的耳濡目染中熏陶



（祖父王庭芳）



（祖母甘金嬌）

長大的。父親生于庚午年，屬馬，是家中獨子，上沒有兄姐，下沒有弟妹。父親小時候，家境已經十分貧困，他年幼時在聖公會學堂念書，那是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就是現在的珠山中路原市總工會舊址上。幼小的父親由于缺乏營養而顯得個頭十分瘦小，冬天細雨中常穿着一雙非常不合脚的他母親的尖頭雨鞋，頭戴斗笠在寒風中去求學。父親知道要出人頭地祇有通過不斷學習，提高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當時教會辦的學校師資是比較強的，除中文、數學還開設英文課，課外活動也精彩紛呈。以至于八十多年後的今朝，父親尚能讀出許多日常英文單詞，有時舞會上他老人家還能跳出快三慢四的舞姿，連我這個中年人都自愧不如。後由于生計所迫，父親終止學業到由王大凡創辦的“太平瓷社”學習繪制陶瓷。當時，瓷社指定由大他九歲的王錫良老師給父親講授油料性、制作方法、燒成溫度等陶瓷技藝。因為這段因緣，父親一直對王錫良老師非常尊敬，倆人的友誼也綿延一生從未間斷。父親病重之際，王錫良老師不顧九十高齡行動不便，執意到醫院看望，兩位滄桑老人執手相望的情景，令人唏噓。在太平瓷社的那段時期，父親白天在瓷社學藝，晚上在家跟着祖父母學習國文和海派繪畫。從此，父親一生與瓷結緣，以瓷為生，也為瓷而生。

或許，如果不是因為生計所迫，父親當年不會走上專業陶瓷創作的道路，但是，走上這條路，却没有僅僅成為一名循規蹈矩的工匠，却是父親的稟賦和勤奮使然。父親



（父親與王錫良先生友誼延綿一生）



（父親與畢淵明先生在黃山留影）

生于一個戰亂頻仍的壞時代，却又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好時代。父親轉益多師為我師，不僅從珠山八友這些前輩那裏吸取陶瓷藝術創作的營養，更通過結交潘天壽這樣的美術大師，讓自己觸類旁通，走出了狹隘的陶瓷工藝的範疇，為自己的藝術創作找尋到更廣闊的天地，謀取到更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父親常說，藝術創作眼高手低并不是壞事，眼光必須要高，站在一個制高點，絕不能成為鼠目寸光的井底之蛙，眼光高了，手藝才會慢慢提高，眼光要是不高，手藝是永遠無法提高的。父親年輕的時候，喜歡跟胡獻雅、畢淵明、余翰青、胡廬等長輩交朋友，總是虛心地向前輩學習技藝和知識，八十歲以後，父親却又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他認為年輕人能與時俱進，可以接受更多新鮮事物。

父親的業餘時間沒有太多的愛好，我記憶深刻的，是常常看到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鏡，在昏暗的燈光下刻印，隨着時間的推移，眼睛的度數加深了，他就將兩副眼鏡重疊起來戴着篆刻，因此，他的繪畫線條中具有深厚的篆刻金石味。父親在繪畫構圖、篆刻布局、書法文字的出入源流上，都做了大量心得筆記，他勤于思考，在考慮問題時，常常將手指甲放在嘴上咬，有時甚至咬出了鮮血，所以他的繪畫構圖往往十分獨特，有無限風光在險峰之境界。

父親的瓷藝作品善于在書法、繪畫、金石、詩詞中吸取營養。幾年前，我與父親在南昌拜望得美術館舉辦父子作品展時，我有感于父親的創作理念和文化熏陶，談到了瓷藝創作的“三個不敢拋棄”，即：不敢拋棄唐詩、宋詞、元曲；不敢拋棄中國的書法藝術；更不敢拋棄景德鎮千年的陶瓷文化底蘊以及陶瓷的特有材質。祇有站在前人創作、積累的精華藝術基礎



趙世強、陳世強、張松濤、陳世強、陳世強、陳世強和父親）

上，找到一個創作的方向，哪怕是取得一點小小的突破，都能使作品富有生命力。

說到父親的作品以及他的創作歷程，又不得不提到我的母親夏勝蘭。母親長期與父親合作共事，父親畫的瓷器基本上由她完成填色，她對粉彩的設色是非常考究的，譬如對於冷色調與暖色調的對比統一關係等等，她都把握得十分精準。母親早年在景德鎮瓷廠工作，後輾轉到勝利瓷廠、宇宙瓷廠、新光瓷廠，長期從事高檔藝術瓷的填色，施于人教授、郭文蓮教授的作品她都曾參與設色。小時候，老是看到她手不離磨鉢，顏料在她手上磨得格外細嫩，她在玻璃白表面上填色的牡丹花，通體透亮，猶如在光合作用下的漸變效果，過渡十分自然。

父親的早期作品如《十八學士》、《八仙過海》等瓷板條幅，大多是由母親配合完成的佳作。這些作品至今仍在流傳，并廣受贊頌。

母親在設色上總結了很多寶貴的經驗，譬如她講：一件作品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色調，不能因為追求色彩過于



（王氏陶瓷世家 / 1997年）



（年輕時期的父母親）

豐富而忽視了主色調，這樣就會使作品沒有了主次關係；在具體制作上，有些瓷瓶的凹凸面過大，粉彩填色時容易流動致使無法填平，祇要在顏料裏放少量鹽水就不會流動，且燒出來的色彩特別鮮亮，因為氯化鈉有助熔作用。今天看來，母親的設色技巧還是有科學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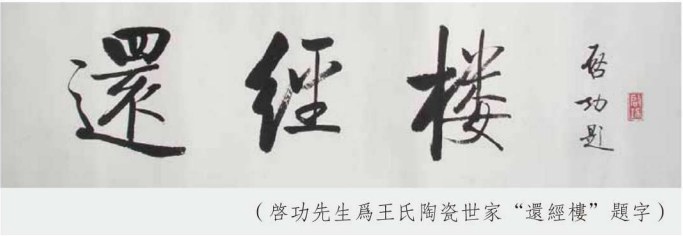
父母其實生育過五個小孩，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生育第一胎時，是個男孩，取名王安華，帶到三歲時出天花離世。母親十分悲傷而得了閉經癥，隔了八年才生了我的姐姐王淑凝。大哥離世時祖父王庭芳也悲傷過度致眼睛失明，奶奶則是三寸金蓮的老太太，一家人全靠父親的微薄工資維持生活。大姐出生後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快樂，當時的家境比較貧困，祖父祖母都沒有工作，更沒有收入，父母親便利用禮拜天上山砍柴。有一次，父親砍柴時心不在焉，祇想着家中的寶貝，不小心在自己的小腿上砍了一刀，鮮血直流，母親趕緊撕下自己的衣服為父親包紮。兩年後我的出生更是給這個單傳了好幾代的王氏家族帶來了無窮的快樂，祖父的眼睛好像一夜之間明亮了。我小時候祖父就教我寫小楷、練毛筆字、學珠算、打算盤，父親則每天帶着我去蓮花塘晨練。當時雖然生活得非常苦、非常艱難，但一家人還是非常快樂的。父親由於當時在藝術瓷廠美研室工作，常常出差寫生和參觀學習，有時在外時間很長，當時沒有電話等通訊工具，都是書信往來，有時候他出差回來數天後，才接到他從出差地寄給家裏的信。那時候，我們住在新村西路的一棟磚木結構的老房子裏面，門窗都是木質的，不透光，冬天寒冷祇能關上門窗，家裏



（父親揮汗創作《無量壽佛》瓷板畫）

一片漆黑，窗没有玻璃，父親畫畫時祇有半開着木窗，借着透進來的一絲光綫來創作。有時一陣風吹過來將宣紙掀起，把桌上的瓷器也掀翻在地，破損嚴重，父母親十分心疼。天上下大雨，屋內下小雨，地上十分潮濕，父親在那段時間所創作的作品全部署名“畫于潮室”。一方面房屋的確潮濕，另一方面因爲此屋是從廠前（御窑廠內）遷移過來的，大量雕花木梁的石墩被人換掉了，移過來後質量非常差，且經歷了清朝、民國、解放和文化大革命等潮起潮落，故父親說“潮室”有以上二層意思。

從曾祖父到父親，我們家族的這條長河既獨立運行，又河納百川，既能够走出去，又能够吸進來，既靜中有動，又變化不息。上世紀的動亂年代，家藏的各種書畫和陶瓷精品都被“造反派”席卷而去，了無踪影，動亂結束，祇歸還了一本有曾祖父、祖父和父親祖孫三人批讀圈點的綫裝古籍《易經》。父親因此將宅所取名爲“還經樓”。改革開放後，父親重新煥發了藝術生命，并當選爲全國政協委員。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父親與享譽海內外的書法大家啓功先生交流時談及此事，啓功先生聽聞後欣然爲我家題寫“還經樓”三字。這也是我們王氏陶瓷世家的一件瑰寶，至今還懸挂在我家的客廳中央。



（啓功先生爲王氏陶瓷世家“還經樓”題字）

父親八十多歲後仍然精力充沛，創作不止。前幾年，應文化部邀請，由陳海波先生出資，父親出訪德國、冰島以及北極地區，周國楨教授也同行。在長達數天的航行中，在望不到邊際的茫茫大洋上，父親興致勃勃，一路上觀察海洋、冰川、飛鳥、北極熊，還在船上打打乒乓球，活動活動身體。到北極後，還創作了數幅國畫，受到多國元首的褒獎。2014年春，我作爲景德鎮學院專家團成員，應美國教育部門邀請到美國訪問，父親也隨團參訪，從紐



（父親與長孫王雄漫步于芝加哥街頭 / 2014年）

約州到伊利諾斯州、路易斯安納州，跑遍了大半個美國，那時父親的身體狀況一直很好，沒有一點倦意。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父親對每一件陳列品都細心觀摹，尤其是對中國的文化珍品更是認真觀察。父親的創作激情以及對藝術的熱愛、對世界的好奇，從未磨滅，隨着年齡的增長反而與日俱增。這種永不磨滅的激情和熱愛，是因爲他身上的藝術精神從未被剝奪。動亂和坎坷可以損失財產、損失時間，然而，從另一方面講，磨難也讓父親加深了對生命的體悟，讓他作品的意蘊更爲深厚。

四

我出生的時候，上世紀那場動亂還祇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童年時光趕上這場文化浩劫，既是大不幸，也不失爲一種大幸。孟子云：“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也，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許是天意使然，從小受到磨難，讓我從外力方面避免了浮躁的可能——而這正是這個時代的通病。家族的長河依舊默默前行，并未因爲時代的突變而中斷旅程。雖說童年是在苦難中成長，但是我仍然是浸潤在藝術的氛圍裏，不僅祖父、父親這些大師的言傳身教，即便是他們的某位朋友或學生，也是絕技在身，和他們一起幹活或聊天，都是最好的學習，潛移



（父親與孫兒王邕于世家藝術館 / 2011年）

默化間就會被他們的技藝和氣質所熏陶。

更為幸運的是，我畢竟還是趕上了一個好時代。

1980年我高中畢業，没能如願攷上大學，父母親十分着急，當時没上大學就意味着要上山下鄉去鍛練。記得周末的一天，我與一位同學到光明電影院去看電影，路上看到一則景德鎮陶瓷歷史博物館的招錄啓事，要求招錄一名書法方面的人才。我立即眼睛一亮，意識到這對我來講是一次機遇，于是電影也不看了，趕緊回家去取報考所需的戶口本和照片，記得當時没帶鑰匙，我還是翻牆進入家裏的。然後，又跑到父親當時的單位七二一大學，向父親要五元錢，當時的五元錢是蠻大的數字，足夠一個成年人半個月的生活費用。父親不解地問我要五元錢何用，我說報攷陶瓷歷史博物館，父親于是蠻高興地給了我。幸運的是，在近百人參與的攷試中，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了。在當時攷入一個國有事業單位是很不容易的，父親高興地向親朋好友奔走相告，母親也樂開了花，整個七二一大學都知道王老師的兒子有出息了。

一年後，我考入景德鎮陶瓷學院，得到系統專業學習的機會。全面的理論學習，比在黑夜中暗自摸索，大大縮短了探索的旅程，前賢的經驗積累更助我一臂之力，讓我迅速成長。求學前的感性認識，學習中的理性提升，學成後回到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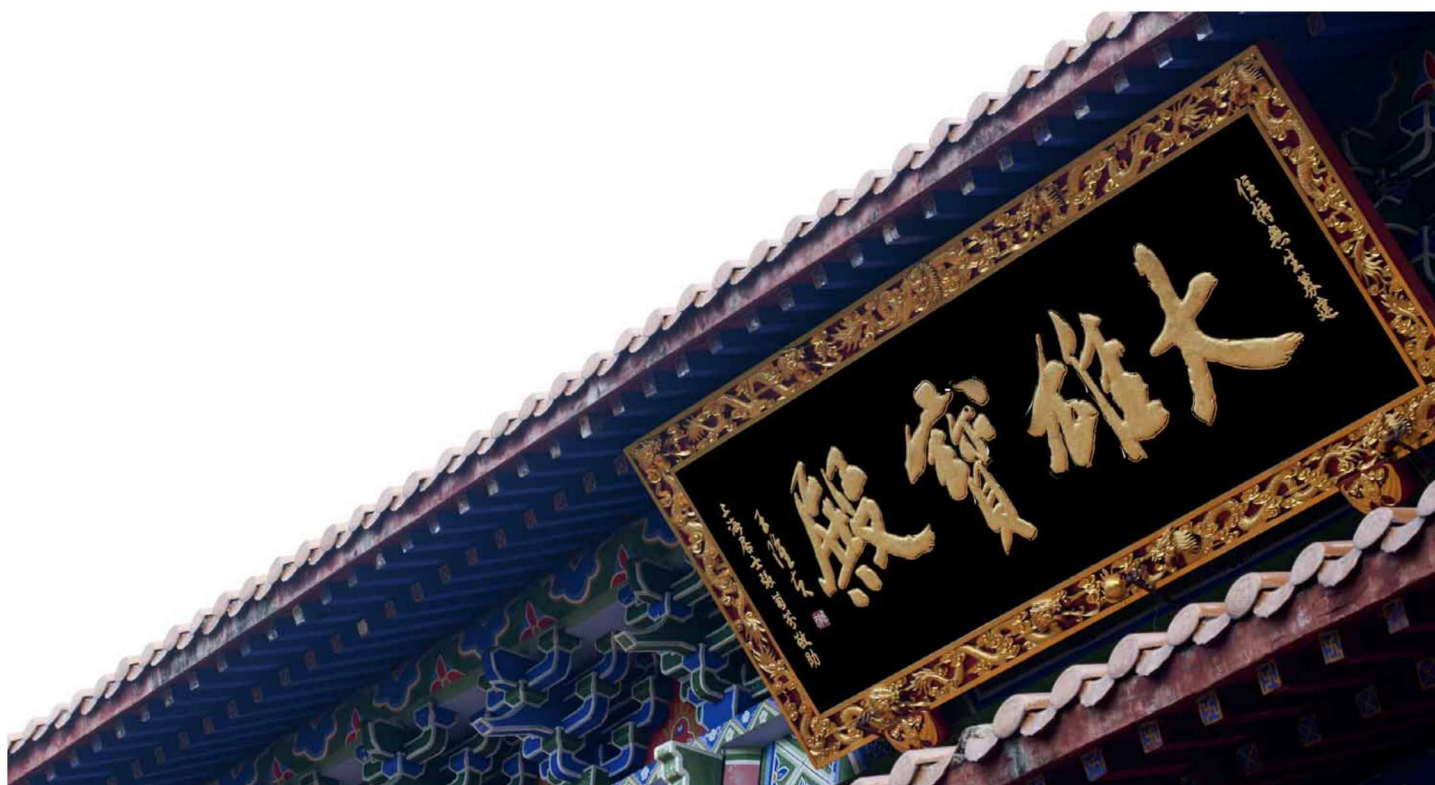
瓷廠美研所，這種從實踐到理論，又從理論到實踐的歷程；從陶瓷起步到各種綜合藝術，再回到陶瓷專業的探索，讓我對家族的陶瓷文脉傳承有了更深刻更廣闊的認知。同時，在祖輩詩書禮義的家風影響下，我對詩、書、畫、印均有涉及，旁及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開壩引流，或可泛起小小的浪花，稍許拓寬延展家族的瓷藝長河。

三十多年的陶瓷創作歷程，不過彈指一揮間。然而，從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來說，却是波瀾起伏，回環曲折。家族的光環是榮耀，也是局限；歷史的積澱是財富，也是負擔。如何面對這條傳統的大河，如何讓這條大河吸納更多的新生事物，如何讓這條大河充滿生機，流淌得更為寬廣，這是處于新時代的我的使命和責任，也是遠在天國的父親和祖輩對我的冀望。

善于吸納營養的大河是不會乾涸的，祇會越來越寬，越來越深，在這樣的大河中游泳，祇會讓我越來越愜意。我時常在思考，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如何吸收傳統營養又不泯滅自己的藝術個性，如何形成自己的風格特徵又不故意標新立異，如何根據自己的稟賦和氣質，適時修正方向，讓自己游得更遠？水利萬物唯其下，水最柔軟，也最剛強。我深知任何築起大壩或者强行引流開源的做法都是狂妄的。惟願始終讓自己浸泡在傳統大河



（父親創作大型瓷板畫 / 2010年）



中，同時探出腦袋，看到陶瓷以外的天地，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看到現在，看到未來。明乎此，我也就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得以協調自己和這條大河的關係，讓自己更好地融入其中，成為浪花一朵，和先賢，和後來人，一起繼續奔騰前進。

三十多年的創作體悟，我歸結為一個字，那就是“道”。“道”法自然，而生萬物。中國人在五千多年的漫長的文明歷程中發展了有獨特個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審美範疇，尤以溫柔敦厚的美學體系和營造意境為主的美學風格卓顯于世。但是“道”並不是封閉自足的哲學範疇，本質上和西方的“邏各斯”是相通的，都是對於世界本質的雖然混沌但是又確實是宏觀的揭示，中西藝術互相滲透溝通，同時保持各自的個性，並不互相替代。這就像世界上的大河大川，各循其道，交叉溝通，奔騰不息，但是又各自獨立存在，並生不悖。

藝術與人生相比，人生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我們應該擺正藝術與人生的關係，藝術祇是人生的派生物，首

先是要做有價值的人，藝術祇有在能夠反映人的價值時，才有價值。孔子的“仁愛”、“自強不息”，孟子的“養氣”，老子的“虛靜”以及莊子的“灑脫”中，都蘊含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畫畫的人也應懂得此理。

有些人在藝術上有一套，而其人品不佳，其藝術也就不得流傳，不被後人佩服，原因也在這理。宋四家中的蘇、黃、米、蔡，很多人說其中本有蔡京，但由於蔡京是個壞人，而把一個名氣並不大的蔡襄補之。

中國人總是把人品與技術、藝術相提並論的。這種人品與畫品、書品、文品的統一論，是中國文藝批評史的可貴傳統，也是中國人對藝術本質深刻理解的體現。古人有“藝者，德之華”之說，就是一要求技藝之長進，二要求道德、人格之建立。投機取巧，以一時的名利為重，甚至通過搞藝術去達到別的什麼目的，是絕對做不好學問的。父親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學藝術絕對不能師古人而像古人，要超出古人。他說景德鎮好多個有突出藝術才華的藝術家，他們都是學習前輩高人的東西，但畫出來有他們自